

【書評／書介】

北非移民認同中的《雙重缺席》*



書名：《雙重缺席》(La double absence)

作者：薩亞德 (Abdelmalek Sayad)

序文：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出版：Édition Seuil (Paris, 1999)

評論人：李威霆**

一、作者與出版背景

本書作者薩亞德 (Abdelmalek Sayad, 1933-1998) 為阿爾及利亞著名社會學家，對社會人口學與北非文化研究貢獻尤著。該氏出身於 Kabylie 山區，曾為小學教師，對北非少數民族問題與異文化衝突有深切體認。解放戰爭期間曾任職於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之研究指導員，與 Bourdieu 交情甚篤。Bourdieu 在六〇年代初即曾與薩亞德合作研究阿爾及利亞農業問題，兩人並合著《離鄉背景：阿爾及利亞傳統農業的危機》一書¹。而 Bourdieu 早期的阿爾及利亞文化研究 (如 Kabyle 聚落的文化研究) 亦多得助於薩亞德。薩氏於晚年總結其對阿爾及利亞移民文化研究而成本書，但未及得見本書在法國出版便即辭世，翌年 (1999) 該書由法國 Seuil 出版社付梓，Bourdieu 以舊友之誼作序憑弔²，亦為「法非學圈」添一佳話。

二、阿爾及利亞移民問題的特殊性

阿爾及利亞與歐洲與環地中海地區的海上接觸相當早。地緣上，其處於歐、非大陸帝國彼此隔海挾控的折衝要津，又是連通伊比利半島與中東的陸上必經之道，因此歷史上戰禍頻繁，農民難有耕息之裕，復以自然條件欠佳，沿海地帶農作不豐，但其人口出生率卻居北非之冠 (至 1990 年代

* 本文已刊載於《文化研究》月刊第 25 期 (2003)。

** 巴黎第五大學博士候選人。

¹ 該書法文原題為《Le déracinement : le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4)。在法文中，「déracinement」一詞具有雙重意義：該字原意為「連根拔除」，修辭學上之轉意則為「離鄉背景」；這個字具有直接的破題效果，一語道盡阿爾及利亞在去殖民化過程中「人口外移」、「農村破敗」與「心靈失根」的社經與心理面向上的惡性循環。

² Bourdieu 序文題為《從移民的幻夢到落腳的痛楚》(Des illusions de l'émigré aux souffrances de l'immigré de Abdelmalek Sayad)。

仍高於千分之卅五)；此外，當地航海技術自古即有高度發展，因此整體物質條件有利人口外移。當地居民亦早操舟楫，渡海赴歐陸求生，由此產生許多航海與移民傳說。文化上，阿爾及利亞的文化認同衝突來自內外兩股力量拉扯：內有阿拉伯語區 (arabophone) 和伯伯語區 (berbérophone) 的累世隔閡 (另有 Kabyle 語區的非主流文化)；外部則受到伊斯蘭、鄂圖曼、西班牙、法國等四大文化交互衝擊³，其中又以法國的影響最為深遠。

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始於 1830 年，原先只佔有沿海局布地帶，1847 年擊敗 Abd El-Kader 部軍之後始佔領全境，1857 年轄區擴及 Kabylie 地區，此後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之間的移民潮便未曾間斷。法國當時採全面屯墾策略，除鼓勵移民屯墾，並於當地設立教育機構、推行「法國化」政策。1870 年後，法國移民阿爾及利亞人數激增，由此出現「黑腳人」一詞 (pièds-noirs，指北非地區法國海外公民)。根據法國政府在 1954 的調查，阿爾及利亞境內法國移民至少已高達 984,000 人，佔當時法國人口百分之二強，同時阿爾及利亞居民移往法國的人數亦快速增加。這些移民中包含許多法阿混血之第二代或第三代後裔，其成宗教、語言與長背景各不相同，「回到」法國之後的適應與文化認同亦各有異，故先後移民間乃呈現高度分歧的認同模式。

此外，法國國內對待這些移民的態度亦非一致。自拿破崙三世時期開始，法國內部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就分成許多派別：在統治模式上，保守派主張於當地建立軍事政權，開明派主張建立公民政權。在外交策略上，復辟派堅持「聯盟路線」，於當地建立阿拉伯藩屬國，毋須改變當地文化；激進派則主張「吸納路線」，即將當地吸納進「法語文化圈」(francophonie) 中。幾經政爭與辯論，「公民政權派」與「吸納路線」獲勝，阿爾及利亞亦因此採行法國典章制度，並被納入「法語文化圈」。但另一方面，阿爾及利亞始終是北非 Maghreb 文化的輻射中心，伊斯蘭教與天主教的衝突非但未因「法國化」進程而減緩，反而在歷次文化與軍事衝突中，埋下伊斯蘭民族主義與西方文明間根深柢固的對立⁴。

³阿拉伯人於第七世紀末到達阿爾及利亞並傳入伊斯蘭教，此後阿爾及利亞便數度捲入「哈里發」(calife，伊斯蘭政教繼承人)的宗教戰爭。十三世紀，南方的伯伯族取代阿拉伯人勢力，建立 Abdalwadide 王朝 (1235-1550，其統治範圍兼及西班牙)，此後便與伊比利半島建立緊密連帶。十六世紀後鄂圖曼帝國勢盛，土耳其人驅走西班牙勢力並逐步將其納入帝國勢力範圍。然而當地錯綜複雜的部落與文化卻未曾出現融合契機。1830 年代法國佔領阿爾及利亞，開始進入「法國化」階段，1963 年獨立戰爭結束至今，法、阿兩地間的民間往來仍極密切。

⁴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興起始於法國與 Constaninois 交戰期間 (1930-1945)，至 1954 年 Grande Kabylie 和 Aurès 地區亦加入對抗法軍的阿爾及利亞戰爭。賓貝拉 (Ben Bella) 成立民族解放陣線 (FLN) 之後，雙方衝突加遽。為化解對立，法國知識份子於戰後不斷呼籲改變阿爾及利亞殖民政策。1959 年戴高樂總統宣佈阿爾及利亞自治，1962 年雙方簽訂《Evian 協訂》並正式停火。1963 年阿爾及利亞獨立，賓貝拉獲選首任總統，複雜的民族情結使 FLN 對法國敵意至今未解。

1962 年的《Evian 協訂》固然令阿爾及利亞邁向獨立建國之路，但獨立之後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氣氛卻相當濃烈。有鑒於法阿兩國間的移民問題盤根錯結，複雜的屯墾與通婚導致當地居民國籍難有判別標準，為保障當地百萬居民的基本人權、降低獨立後的社會問題與衝擊，戴高樂總統遂大開移民之門，允許阿爾及利亞全體居民自由入籍法國，或選擇留在當地成為阿爾及利亞人。由於敵視西方的伊斯蘭「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 在當地具有相當影響力，故伊斯蘭居民對於入籍法國頗有猶豫。但民族情感畢竟不能當麵包吃，許多傳統伊斯蘭教徒仍選擇大舉移民法國。這批戰後移民對內揹負著「叛國」與「叛教」的雙重壓力，對法國則抱著「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複雜心情。

也因為前述的政治因素，阿爾及利亞移民在六〇年代基本上是以「家族」為單位舉家遷移的，而六〇年代之後則開始出現年輕人「出外打天下」的潮流；農村裡的年輕移民漸被視為一種「理想典型」。但由於法國境內普遍對阿爾及利亞人的敵視心理⁵，當地移民到法國之後卻常出現適應不良問題（社會地位低落、遭受文化歧視與心理創痛），這些移民無法完全融入法國社會，遂相互招引茵聚，形成半封閉的阿爾及利亞移民社區（即所謂的「ghetto⁶」），並動輒與主流社會產生磨擦。但即使如此，Maghreb 地區的「移民後備隊」卻仍懷著衣錦榮歸的「法國移民夢」。薩亞德於《雙重缺席》所欲探討的，正是阿爾及利亞去殖民化過程中的「奧迪賽現象」。書中以極其浩瀚的資料，耙梳整個北非移民文化中的歷史脈絡、集體認同心像及其社會成因，堪稱移民研究中的翹楚之作。

三、本書內容簡介

《雙重缺席》是薩亞德總結其二十年來研究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移民問題心血結晶，其研究始於早期對 Constaninois 治下的 Ouarsenis 與 Collo 等區域之人文調查研究，後於法國研究期間又追蹤移民團體至馬賽與巴黎近郊（Saint-Denis、Nanterre、Villeurbanne）。薩亞德在書中首先提出法國與北非之間的移民歷史背景，並分析移民雙重性（移出／移入）的特殊現象：因為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之間的移民過程，無論在移入與移出族群的文化背景上都展現了高度的對拓性，這種情況恰似一個銅板的兩面，從其中的一

⁵ 1963 年前後的法國輿論極端保守右傾，雖然戴高樂總統允許阿爾及利亞當地居民自由擇入籍法國，但法國民間卻普遍瀰漫著因戰爭而來的仇視心態，群起反對阿國居民入籍法國權。此外，由於擔心大量出現的移民將帶來社會問題與治安衝擊，當時法國主流媒體幾乎都持批評立場。至 1965 年止，總計約有 200 萬阿爾及利亞居民進入法國（包括近百萬法國海外公民），這批回到法國的前阿爾及利亞居民普遍經歷文化歧視經驗。

⁶ 「Ghetto」一詞有長遠的歷史，原指猶太聚落或猶太人聚集區。該字在法語系文化研究中，常被用來指涉封閉性的族羣，或相對於全體社會的少數團體。

面皆可窺見另一面的結構因素。因此，研究移出與移入的社群動態與文化，本身就像一場對話，透過這種對話，原本無意義的人口統計，才可能被賦予一定的文化意義。

其實法國對北非的移民研究已有長期歷史，這個領域中的傑出學者多如過江之鯽。但薩亞德本書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耗費可觀的時間接觸並追蹤移民家庭（總計共訪問上千移民），進行深入的田野訪談。即使在受訪者生病入院期間，薩亞德亦親至醫院探訪，以了解移民個案於不同生命處境下的自我認知與面對支配命運力量的態度，並由此陳述阿爾及利亞移民社群中的「意義」形成脈絡：包括極細微的個體與集體認知、私密的情感連帶方式、民族與文化認同的矛盾與心理層面的痛苦，以及種種關於移動中的個人存在感的深層結構。對薩亞德和 Bourdieu 而言，這種從俗民世界與生命史出發的田野研究，正是掌握北非 Maghreb 地區移民認同問題的關鍵。

本書另一個有趣的田野構成，是薩亞德以大量篇幅討論 Maghreb 移民社群中無所不在的「謠言」和「耳語」現象。透過對謠言產生的社會根源、文本脈絡及其作用的研究，作者發現：正是這些謠言與伴隨而來的想像，刺激了一波波移民熱潮，這類謠言加深了移民者身上所揹負的道德律令與成就要求（特別是對自身及群體的榮譽感）。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移民是被一股「看不見的使命感」驅使外移的。因此，對薩亞德而言，重點並非探究這些耳語的來源或其可信度，而是試圖理解在此一文化氛圍中，移民集團如何克服各種移民過程的挫折和痛苦、如何展望個體與集體的未來，以及如何將此種移民精神代代傳承下去以建構並激勵新一代的移民圖像。

在文化與心理面向上，薩亞德亦指出一項田野觀察重點：在阿爾及利亞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從家庭、村莊或祖國移出，都是一種「缺席」(absent) 或「逃離」。這類「背叛」(apostat) 行為將被視為伊斯蘭教義上無可彌補的「罪業」。因此移民者通常是在「情非得已」的條件下才被迫離鄉，以逃離各種足以威脅生存的環境要素。然而諷刺的是：他們在破斧沉舟的心理壓力下到了法國之後，卻同樣被視為某種「缺席者」(absent)，因為他們的移入，往往被解讀為「只是尋求一份工作」，而他們本身也僅被視為「外來勞力」。於是這些肩負光榮使命的移民族群，在母國和移民國家都無法得到認同，在隔著地中海的兩個異境脈絡裡，他們同樣無路可退且無處落腳，成為文化上的「雙重缺席者」。

這種在法國人眼裡被視為「非理性」的移民潮，表面上看似充滿矛盾，但卻是構成阿爾及利亞移民認同的先決條件。歷代以來，這些伊斯蘭移民一

直渴望建立自己的認同；其無根的焦慮感，除了表現在阿拉伯當代文學作品中，更反映在移民社群的語言使用中。新移民逐漸發展出一套屬於自身的語彙，以便更精準貼切地傳達他們獨特的生存經驗：一種「異鄉／陌生」（*étrangeté*）與「失根」的特殊存在經驗⁷。為探討北非移民因心理失調而引起的社會不適（渴求尊嚴、主體價值和社會承認），薩氏使用「移民心病」（*malaise de migration*）一詞來描述移民心靈失根與水土不服的狀況，但他並非在俗民精神醫學意義上，而是指以微觀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因工作傷害住院後的工人心理復健與社會失調問題⁸。

「移民心病」的概念乍看之下，似與工業社會學中的「工殤加深心病」論旨若合符節，但薩氏卻另闢蹊徑，藉此觀念具體而微地描述「不同移民個體如何被集體力量定性、定型」的過程，亦即 Thomas Bernhard 所言之「國家化」規訓過程。除此之外，薩氏由此一「心病」的病源討論出發，提出了兩個極為重要的對立觀念：「*thaymats*」與「*thadjjaddith*」（這兩個對立的價值觀很難翻譯為中文，最貼近的翻譯或許是「落地生根」與「落葉歸根」）。這組觀念所反映出來的，是移民對自身認同的「地域化」表現，亦即抽象的價值認同在空間向度上的具象化結果；因為正是在此種終極價值的選擇上，才得以彰顯出移民社群間與社群內的文化衝突與心理掙扎。阿裔移民問題當然無法歸結為價值選取問題，但此一價值面向卻足以做為觀察 Maghreb 族群在「移出／移入」間的心理張力的內視鏡。

四、短評與結語

透過本書對移民問題的深刻描述，應有助於台灣讀者建立對阿爾及利亞移民圖像與異文化遭遇經驗的理解。在討論本書作者薩亞德以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與長達二十餘年的歷時研究，終於完成此一驚世之作，其治學之嚴謹、用心之專、資料處理之細膩，無不令人嘆服。誠如 Bourdieu 所言：「薩亞德的移民研究不僅是學術研究上的傳奇，他本人亦已成為一個傳奇」。特別是，薩氏研究中對於終極價值觀的探討，一向是經驗研究（田野研究）中最棘手的問題，而薩亞德卻能舉重若輕地鋪陳其田野資料，並使這些大河小說式的案牘行雲流水般地映射出一幅清晰的世界圖像。

⁷ 此處所謂「存在經驗」，是指現象學上的體驗，即德文中之「*Erlebnis*」。如蘇格拉底所言，移民本身就是「非地域」（*atopos*）、「無定域」（*sans lieu*）、「非定在」（*déplacement*）的，因此也是「無法分類的」（*inclassable*）。關於這個概念的進一步闡述，參見 Bourdieu 之《序言》。

⁸ 工作傷害是戰後法國嚴重的勞工問題。這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的法國科技與工業管理技術尚未成熟，另一方面則因為戰後法國戰後青壯人口遽減，必須大量引進外來勞動力，間接增加溝通與管理上的障礙。又由於戰後至六〇年代是法國左派力量最虛弱的時期，工會較無力為工人爭取權益，因此因工作與職業傷害住院工人的福利保障欠佳，外勞負擔益形沉重。

此外，《雙重缺席》一書除了提供移民研究的歷史與文化縱深，其書名本身亦含有本體論上的指涉。從文化書寫上的「缺席」(absent)到「非地域」(atopos)與「無定域」(sans lieu)的古典單子論分析，本書提供了一種關於「移動」的社會存有論的思考深度。而無論就分析的嚴謹度或理論的深刻度而言，薩亞德都為當代移民研究提供難得的標竿視野。具體而言，本書之所以能帶給讀者強烈的印象，並不在於其論述風格之特殊，而在其能以超凡的歷史深度與文化廣度處理浩瀚的案牘卷帙。此外，也由於薩氏的研究並不隨俗套用時下流行的發展與人口分析，才能另闢蹊徑劃出社會人類學的新天地。本書已譯為在英、法、西語，未來甚至可能成為移民研究的新典範。

對台灣讀者而言，北非移民問題或許是個全然「異鄉／陌生」的領域，但其間的移民文化脈絡卻似遠實近。台灣新舊移民社群間同樣存在複雜的移民年輪、語言系譜與認同矛盾的問題，而伴隨早期移民「原鄉概念」而來的「落葉歸根」與「落地生根」的觀念對立，在台灣漢移民社群間亦非罕見。問題是：在台灣移民的個體與集體認同向度上，何種內、外部因素的作用對社群認同的形塑過程起著決定性影響？這些認同的動力又透過何種渠道生成與變動？此外，薩氏對北非移民的「移民心病」、「叛徒心理學」、以及口語與謠言研究，或許也能對台灣的外來移民社群與外勞社群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想法。這或許是閱讀本書之餘，台灣讀者可以反思並繼續發展的社會學新課題。